十三

丙子

三國志目録下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吳書

卷第一

孫堅　孫策

卷第二　吳主孫權

卷第三　三嗣主

孫亮　孫休

孫晧

歸安陸心源捐送國子監之書匱藏南學

卷第四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燮弟壹 鮪 匡

卷第五　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權徐夫人 祖父真 真子琨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卷第六　宗室

孫靜 子瑜 皎 奐　孫賁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卷第七

張昭 子承 休 奮　顧雍 子邵 承 邵子譚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卷第八

張紘 子玄 玄子尚　嚴畯 裴玄

卷第四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斷 燮弟壹 匡

卷第五 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權徐夫人 祖父眞 眞子琨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敬愼敦貞胤恒徵殷均不缺筆

桓字有缺筆有不缺筆

卷第六 宗室

孫靜 子瑜 皎 奐　孫賁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顧雍 子邵 邵子譚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卷第八

張紘 子玄 玄子尚　嚴畯 裴玄

程秉 徵崇 闞澤 唐固

薛綜 子翊 瑩

卷第九

周瑜 魯肅

呂蒙

卷第十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表

董襲 甘寧

淩統 潘璋

丁奉 徐盛

卷第十一

朱治 朱然 子績

呂範 子據 朱桓 子異

卷第十二

虞翻 子汜忠聳昺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卷第十三
陸遜 子抗
卷第十四吳主五子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卷第十五
賀齊 全琮
呂岱 鍾離牧
周魴

卷第十六
潘濬 陸凱 弟胤
陸胤
卷第十七
是儀 胡綜
徐詳
卷第十八
吳範 劉惇
趙達
卷第十九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留贊
孫綝　濮陽興

卷第二十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吳書　國志四十六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姙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

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爲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爲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

日遷郗之事初無此計也乾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爲臣說之臣聞之於相用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爲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閒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

良吏粃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録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録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爲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荅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爲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之靈帝崩卓擅朝政横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王氏譜曰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録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荅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爲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

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荅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

因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卧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劒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勑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

者甚衆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壍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壍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間堅於

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

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江表傳曰舊京
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
埽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
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
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
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
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
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
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僞也虞喜志林曰
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
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
起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
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
不在六璽之數安得揔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
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
昌二字爲錯未知兩家何者爲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
神器秘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
之故彊謂之僞不亦誣乎陳壽爲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
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爲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

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於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
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
爲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爲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
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爲陰懷異志豈所謂
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爲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
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畜孫皓之降亦不得
但送六璽而實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
書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訖引軍還住魯陽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幷以
自彊大袁紹遣會稽周喁爲豫州刺
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
各若此吾當誰與勠力乎言發涕下喁字仁明周昕之弟也
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喁喁即收合兵衆得二
千人從公征伐以爲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兄
九江太守昂爲袁術所攻喁往
助之軍敗還鄉里爲許貢所害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荆
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閒堅擊破之追
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衆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　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　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　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　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　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為朱儁所表為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當嗣侯讓與弟匡　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楊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儁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楊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恥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荅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君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荅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楊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

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 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為丹楊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楊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勲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内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楊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勲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楊策從兄賁又為丹楊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横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賁共

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眾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眾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於茲鄉策遣步騎數百挑戰

設

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群盜非有

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等吳録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衆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虎衆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　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楊太守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丹楊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爲謀主江表

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拜獻方物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絶之吳録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頓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畧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傅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荊公孫瓚炰烋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飢餓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使戰鬬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

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一舉以臨之適足
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
白燕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
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
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
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
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
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
其偪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
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
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
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
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
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蹟顚念社
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
彊佐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
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
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者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
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
生衆人之心公義故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

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
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
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
神聽典略云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
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曹公表策為討逆將軍封為吳侯江表傳曰建安
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
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
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矦領會稽太守又詔敕曰
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兵亂詭
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
溫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鴟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
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
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
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
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
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
將軍號及使人諷輔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
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
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

城、歷陵、陽始安、黟、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
白虎等，僮爲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
逸攻瑶於海西，大破瑶，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山陽公載
記曰：瑶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爲故安都尉。吳録載策
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特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
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
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
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
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
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駑懦不武，然思竭微命，
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罰罪，庶必獻捷，以報所
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
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
爲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爲是，而本
傳誤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
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拜討逆將軍，改封吳侯。後術
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
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與勳

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
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
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江表傳曰：策被詔勅
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
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婿黃猗等畏懼曹公，不敢守
壽春，乃共舁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
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糴於豫章太守華歆。歆
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
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
襲取之。勳得偕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
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
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
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
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
所得人東詣吳。賁、輔又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
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
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

攻大破勳勳與借北歸曹公射亦遁走業收得勳兵二千餘
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
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
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
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
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
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
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
吏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塹迅疾若
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
潰爛鋒刃所截猋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
女十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
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
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
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是時袁紹方彊而策并江
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猘兒難
與爭鋒也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

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
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
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己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
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
或云不知者則其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爲人惡勝己者
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辯義比必危殆岱以爲然
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己乃囚之知交及時人
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
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
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
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
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
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
皆爲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
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
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
沈昬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

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公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 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為仙人鏵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籙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 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亡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言津之死意矣自然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 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 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不同未詳孰是

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 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

圖爲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讎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荅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 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 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彊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潁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況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爲有證也 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爲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爲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 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踈哉然孫盛所識未爲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辨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彊宗驍帥祖郎嚴白虎之徒僉殲巳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爲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志生卒然奮發有侔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

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

刃躬棄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 搜神記曰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群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刎頸況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吝名號於既往違情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爲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爲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俗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爲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吳書　國志四十六

吳主傳第二　　吳書　　國志四十七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爲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黃祖

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臣松之按禮記曾子問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爲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

爲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爲國朝掃除鯨鯢退爲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爲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楊太守翊爲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斂容敬聽陳荊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淸議峻厲爲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爲己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爲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黟歙（黟音伊歙音攝）分歙爲始新新定（吳錄曰晉改新定爲遂安）犂陽休陽縣（吳錄曰晉改休陽爲海寧）以六縣爲新都郡

荊州牧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以降劉備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爲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楊太守翊爲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歎容數焉陳荆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爲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爲己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爲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淩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黟歙（黟音伊歙音攝）分歙爲始新新定（吳錄曰晉改新定爲遂安）黎陽休陽縣（吳錄曰晉改休陽爲海寧）以六縣爲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以降劉備

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嚮震失色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太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廻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牋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乱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廻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凉州凉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冊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

畯潘璋并會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　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庱亭庱音攄陵反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己功牋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

以闞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畧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觀望曹公曹公因以爲掾尋遣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爲丞相魏王改年爲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酇筑陽（筑音逐）山都中盧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爲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魏畧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據之爲卑則可以假寵後居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

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劒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叙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幷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曰沱潛既道注曰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纖絺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

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荊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江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議、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

瀋璮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

吳書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權捷權為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万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帝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幷獻方物

吳書曰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綜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久愨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覽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立登為王太子

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群臣奏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為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

爲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
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
皆破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
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
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
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
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
之意文帝報使致鼲子裘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
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曰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
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
過謂可轉足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刻
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
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
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
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初權外託事魏而

誠心不欵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
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
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
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
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
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
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
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
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
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

所耻國語曰狸埋之狸搰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廓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爲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脩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魏略載魏三公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録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戢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爲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昫伏之恩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覘伺逐利見便挾爲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於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辭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先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爲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揆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挾累世詐爲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强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爲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蒯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横自虞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多不載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

虞翻上疏諫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群臣議令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勑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爲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牋魏王曰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欽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重褒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廷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祚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踴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慺慺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遠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督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敕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前初東里袞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

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君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圖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以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邪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令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繫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疏遠終身不用

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范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

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聞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恧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爲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眞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歷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爲土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於戌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爲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群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江表傳曰權辭讓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群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衆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爲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劉備薨于白帝吳書曰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弔備喪也熙字子柔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爲車騎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爲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爲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五月曲阿

言甘露降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衆叛如魏魏以爲蘄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蘄春邵等生虜宗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爲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荅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温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筭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爲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爲孔融功曹融稱曰廊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爲應納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黄武初爲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温暨豔奏其事邵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爲首相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竣吳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吳書曰以尚書令陳化爲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衆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爲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黄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爲太守置官屬

言甘露降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衆叛
如魏魏以爲蘄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
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蘄春邵等生虜宗十一月
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爲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荅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
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
圖也乃還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筭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爲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爲孔融功曹融稱曰廊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爲應納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爲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豔奏其事邵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爲首相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峻吳書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吳書曰以尚書令陳化爲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衆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爲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爲太守置官屬

頃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絶治産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纖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筭偏將軍全琮表稱纖任大將軍赴召道卒皖口言木連理冬十

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衆數萬人

是歲地連震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部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蒼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寛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

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眾濟若徒守江東脩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為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眾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

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圻時風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柂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綜以其眾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

羣臣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

是曰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爲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爲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闓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禁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幺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

與吳將復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
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
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
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
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
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
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
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
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
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勠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
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
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
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
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
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
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
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
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
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

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是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幷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脩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林曰吳

王綝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為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邰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酆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脽呼為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辯正之辭故矯之云脽音誰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用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脅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大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大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

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憝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群生堙滅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有甚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覩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侔於古人雖昔竇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

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忠勤有效溫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之以為權愎諫違眾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闇塞實為無道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卻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

止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
克還吳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
羣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
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户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
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疆等議曰吾人遠辱
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
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耻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
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疆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
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為部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
門旦羣德疆等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及輩旅德
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臥草
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
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
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
食之旦疆別數日得達句驪王宮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
主簿詒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
旦還迎羣德其年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
貢貂皮千枚鶡雞皮十具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
皆拜校尉間一年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為單于加賜衣
服珍寶恂等到安平口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
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宮遣主簿笮咨帶
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
罪上馬數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詔書賜物與宮是時宏舡
小載馬八十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
其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
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
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
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
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
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

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

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為元羣

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隲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孫與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駮致純不

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且布衣韋帶相與交
結分成好合尚汚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
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
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
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
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
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
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
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
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

桓字缺筆

匡所不逮

二年春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三月遣使者羊衜鄭冑將軍孫怡之遼東傳曰冑字敬先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爲驃騎將軍以札爲從事中郎與張昭孫卲共定朝儀冑其少子有文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冑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冑權大怒召冑還潘濬陳表並爲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爲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非權之宗也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
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
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搖

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討臣所不逮

二年春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三月遣使者羊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文士傳曰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爲驃騎將軍以札爲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胄其少子有文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胄權大怒召胄還潘濬陳表並爲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爲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非權之宗也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搖

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太半夏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陽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掎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

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録饑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黄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爲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

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君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江表傳載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爲王淩所失叛歸吳吳以爲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塢遣人報魏事覺皆族之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爲丞相車騎朱然爲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爲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爲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爲便其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勑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僞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二月權適南宮三

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載權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莅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祇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 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瑞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 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吳録曰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丹楊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

軍王昶圍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
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庾闡楊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吴郡南沙是歲神人
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
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吴録曰羅陽今安固縣周旋民間語言
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
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
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
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
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
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爲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吴高
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
南郊還寢疾吴録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
爲太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居長沙子奮
爲齊王居武昌子休爲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
改元爲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

表亡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傳子曰孫策爲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讎轉鬭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爲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爲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爲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馬融注尚書曰殄絶也絶君子之行豈所謂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爲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爲兆亂然國之傾覆自由暴皓若權不廢和皓爲世適終至滅亡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吳主傳第二　國志四十七

風字不缺筆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十八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

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了反）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茀于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阯稗草化為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皋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

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爲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鎭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留略爲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爲權立廟稱太祖廟）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鎭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綝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相綝不聽癸卯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綝綝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年辛

亥，綝啓㨿於新州。十一月，以綝爲大將軍、假節，封
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覺，綝殺惇，迫
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
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
郡，豫章東部爲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
親政事。綝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
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
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
於苑中習焉。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啟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耶？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爲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姦也。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不如江表傳爲實也。
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
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
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六月，使文
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

龍二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綝率衆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綝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冑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之食引還、綝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綝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綝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九月戊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沖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楊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綝使宗正

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贊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綝爲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據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爲鄉侯又詔曰丹楊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遣

衡旦還郡勿令自疑也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漢末入吳爲武昌庶民聞羊衜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衜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爲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爲丹楊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招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在

己丑封孫晧爲烏程侯晧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莅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

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緜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

美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
有五人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
旣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
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爲留
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
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
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
士縛綝即日伏誅己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
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
惇弟恂爲校尉詔曰古者建國敎學爲先所以道
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
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
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
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
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
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
託于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脩
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
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

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爲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吳錄曰或云休鴆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楊戴顯迎亮喪葬之賴鄉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吳歷曰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

陟之詔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脩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偉佯狂不答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康元年卒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𩅦爲太子大赦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爲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瞀字伯明者也孤常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爲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爲最不謙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湾澳之湾字酉酉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霣霣音如兕觥之觥字弄弄音如玄礥首之礥次子名柦柦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illegible][illegible]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以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臣松之以爲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詔於謙脩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夷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

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恐入侍，發其
陰失，令己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
之涉學，羣書略遍，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
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
欲與論講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
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
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
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
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荅曰：書
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
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
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
不取。布拜表叩頭。休荅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
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
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
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
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
曜、沖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
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是歲
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臣松之案：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諝諝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諝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胡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徼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𩅦以託之）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

發一大冢內有重閤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晧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晧宗孫休立封晧爲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晧當大貴晧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爲烏程令與晧相善稱晧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休妃太后朱欲以晧爲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頼可矣於是遂迎立晧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熈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爲左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爲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爲太后十月封休太子𩅦爲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

江表傳曰晧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晧

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爲固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爲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或衘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群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剿民之命以爭疆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惟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爲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籍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異結歡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孫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

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江表傳曰晧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吳錄曰陟字子上丹楊人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爲豫章太守干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慚既至魏帝見之使儐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儐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　臣松之以爲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　吳錄曰晧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仕

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

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赦秋七月晧遣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晧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慠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楨並結縞帶之好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彊敵新幷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閒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爲左丞相常侍萬彧爲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荊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爲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郡

楊爲吳興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等爲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闓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楊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以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吳書曰初固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脩則等入擊交阯爲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爲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殺導

將湛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
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曰少府
李勖枉殺湛斐擅徹軍退還勖及徐存家屬皆伏
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
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晧舉大衆出華里晧母及妃妾皆
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楊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
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
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春下有童
謡曰吳天子當上晧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
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
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
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晧聞之乃還是歲

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眞日南皆還屬
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
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
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
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
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炅糧盡救
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曰稷犍爲人炅建寧人稷等城中
食盡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炅皆囚之
孫晧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
炅與吳軍戰殺前部督脩則陶璜等以炅壯勇欲赦之而則
子允固求殺炅炅亦不爲璜等屈璜等怒面縛炅詰之曰晉
兵賊炅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
罵曰庸復作賊炅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晧汝父何死狗
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炅長子襲
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大赦分交
阯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
慎爲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吳録曰仁字恭武江夏人

也本名宗避晧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漸知之除爲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權特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也　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爲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

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江表傳曰初晧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晧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何定奸穢發聞伏誅晧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爲布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佞邪僣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晧以爲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專爲威福而晧信任委以衆事定爲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挾忿譖勗於晧晧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兎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晧以爲忠勤賜爵列侯　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晧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爲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爲魯東平爲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

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晧愛妾或使人至市刼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晧幸臣也恃晧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晧晧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歳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温伯時爲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晧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謝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厠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横興干國亂紀疇以噂咨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横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静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晧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十晧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絶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歳連大疫分鬱林為桂林郡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

慎字不缺筆

羅

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筭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衆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

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筭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楊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姦情發聞伏誅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衆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

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

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與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耇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

軍青綏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剥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昬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拔人面則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皓爲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給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愼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

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
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干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
護軍孫震丹楊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
於楊荷橋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
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
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
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
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
對沈瑩領丹楊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
於是以騎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
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
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
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
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
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
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
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
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

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
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
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
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
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姦計立矣
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
不脩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
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
楚劒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
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
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
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
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
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
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
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
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
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
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
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

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
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
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
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
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
去百餘步已見爲晉軍所殺 吳録曰悌少知名及處大任
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譏之 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
榮從悌至楊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
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
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
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
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三月丙寅
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昬皓惶憒從之
于寶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
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昬皓獨言若
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
起收昬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戊辰陶濬從武昌還
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

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
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
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
分遣使奉書於濬伷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
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
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
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
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
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
皓將敗與
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
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

懷集黎元多爲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
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臨江渚渴勞疲衆皆摧退
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孫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
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
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孫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
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蹙天匪亡吳孫所
招也瞑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
聞晧又遺群臣書曰孫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
勃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
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
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誡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
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
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
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
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讎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爲漢臣舍
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
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晧之降解縛
焚櫬延請相見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伷以晧致
印綬於已遣使送晧晧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
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晧窮迫歸降
前詔待之以不死今晧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爲
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
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緜五百斤晧太子瑾拜中郎
諸子爲王者拜郎中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
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
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群兒戲諸兒莫
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群戲樂故
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
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
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

柹

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柿以呈孫晧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晧弗從陸抗之克步闡晧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晧不脩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晧死于洛陽吳錄曰晧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晧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爲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晧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被羣生則天人殛之斃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讎而人神之所擯故也況晧罪爲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洿室荐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僭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僞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頤

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勠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

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衄財匱而吳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鎩望飈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

腹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殁幼主莅朝新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陽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劉翁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受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

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精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

伎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
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保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
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
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
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闚生
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
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
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
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
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
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
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
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
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
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
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
之業易循也功不與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
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
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
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
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
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十八

三國志卷第三　吳書　四十六

[illegible]